

附录一:

两阶核心词(绝对阶)

第一百核心词(第一阶)

1 I	我	26 root	乳房	76 rain	雨
2 you	你	27 bark	树皮	77 stone	石头
3 we	我们	28 skin	皮肤	78 sand	沙子
4 this	这	29 flesh	肉	79 earth	土地
5 that	那	30 blood	血	80 cloud	云
6 who	谁	31 bone	骨头	81 smoke	烟
7 what	什么	32 grease	脂肪	82 fire	火
8 not	不	33 egg	鸡蛋	83 ash	灰
9 all	全部	34 horn	角	84 burn	烧
10 many	多	35 tail	尾毛	85 path	路
11 one	一	36 feather	羽毛	86 mountain	山
12 two	二	37 hair	头发	87 red	红
13 big	大	38 head	头	88 green	绿
14 long	长	39 ear	耳朵	89 yellow	黄
15 small	小	40 eye	眼睛	90 white	白
16 woman	女人	41 nose	鼻子	91 black	黑
17 man	男人	42 mouth	嘴	92 night	晚上
18 person	人	43 tooth	牙齿	93 hot	热
19 fish	鱼	44 tongue	舌头	94 cold	冷
20 bird	鸟	45 claw	爪子	95 full	满
21 dog	狗	46 foot	脚	96 new	新

很多重要的接触现象被观察到。但语言接触是否有规则?语言接触是有界还是无界的?有没有标准来判定同构和对应是接触引起的还是同源引起的?这几个根本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没有尽可能控制住接触过程中的各种条件来观察语言接触的机制,因而没有处理好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关系,很多结论似是而非。语源问题没有通过接触研究得到最后解决。不过学者们已经看到,语源问题比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预料得要复杂得多。也许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接触的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区域类型学,或者把接触研究作为和同源研究不相关的独立学科加以研究。语源问题再一次被淡化。

语源研究被淡化不是因为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方面难以取得进展。当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进展到一定深度时,都要追问语源问题。

本书从语言接触入手研究语源问题只是在有限的材料上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分析、统计、验证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由于汉语、越语群(侗台)、藏缅语群、苗瑶语群的关系错综复杂,接触史久远,这些语言接触区双语人口很多,进一步的接触研究可以使语源研究得以深化。世界上其他地区语言的言关系似乎难以提供这样重要的田野调查实例。

22 louse	虱子	47 knee	膝	72 sun	太阳	97 good	好
23 tree	树	48 hand	手	73 moon	月亮	98 round	圆
24 seed	种子	49 belly	肚子	74 star	星星	99 dry	干
25 leaf	叶子	50 neck	脖子	75 water	水	100 name	名字

第二百核心词(第二阶)

1 and	和	26 fog	雾	51 play	玩	76 stick	棍子
2 animal	动物	27 four	四	52 pull	拉	77 straight	直
3 back	背	28 freeze	结冰	53 push	推	78 suck	吮
4 bad	坏	29 fruit	水果	54 rightside	右边	79 swell	肿
5 because	因为	30 grass	草	55 correct	对	80 there	那儿
6 blow	吹	31 guts	肠子	56 river	江	81 they	他们
7 breathe	呼吸	32 he	他	57 rope	绳子	82 thick	厚
8 child	孩子	33 here	这里	58 rotten	腐烂	83 thin	薄
9 count	数	34 hit	打	59 rub	擦	84 think	想
10 cut	砍	35 hold-take	拿	60 salt	盐	85 three	三
11 day	天	36 how	怎么	61 scratch	抓	86 throw	扔
12 dig	挖	37 hunt	打猎	62 sea	海	87 tie	捆
13 dirty	脏	38 husband	丈夫	63 sew	缝	88 turn	转
14 dull	呆、笨	39 ice	冰	64 sharp	尖	89 vomit	呕吐
15 dust	尘土	40 if	如果	65 short	短	90 wash	洗
16 fall	掉	41 in	在	66 sing	唱	91 wet	湿
17 far	远	42 lake	湖	67 sky	天空	92 where	哪里
18 father	父亲	43 laugh	笑	68 smell	闻	93 wide	宽
19 fear	怕	44 leftside	左边	69 smooth	平	94 wife	妻子
20 few	少	45 leg	腿	70 snake	蛇	95 wind	风
21 fight	打架	46 live(alive)	活的	71 snow	雪	96 wing	翅膀
22 five	五	47 mother	母亲	72 spit	吐	97 heavy	重
23 float	漂浮	48 narrow	窄	73 split	撕裂	98 woods	森林
24 flow	流	49 near	近	74 squeeze	压	99 worm	虫

25 flower 花 50 old 老的 75 stab 刺 100 year 年

从斯瓦迪士的 200 词中减去 100 词中出现过的词后还剩 107 词, 这里我们除去了 at(和 in 语义有重复)、other(不便比较)、some(不便比较)、when(和 what 部分语义重复)、wipe(和 rub 语义交叉)、with(和 and 语义交叉)、ye(和单数 you 多有重复)等不便于比较的词, 得到第二百词。

Lehmann and Malkiel 1970.

Welmers, W. 1970: 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s in Africa, Language Science 12:1-8

Winter, W. 1973: Areal linguistics: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载 T.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1, Diachronic areal, and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The Hague: Mouton, 135-147

后 记

本书是我在徐通锵先生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

1986年冬,我在做徐通锵先生的硕士生时,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内容是通过语音对应讨论侗台语和孟高棉语的语源关系问题。侗台语和孟高棉语有不少基本词汇有语音对应,甚至有不少是同音词对应,相当于邢公畹先生的深层对应。我当时没有把这篇读书报告发展成硕士论文,因为要说明这些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是借词还是同源词还存在困难。借词能否产生语音对应?借词的对应方式和同源词的对应方式有什么不同?这需要观察活生生的语言接触才能作出回答。

88年硕士毕业后我到云南大学任教,临行前徐先生谈到云南是一块语言宝地,一切应该从那儿的语言实际出发来解决谱系树理论在汉藏语系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不必受印欧语系谱系树理论的限制。于是我决定用几年时间系统地追踪汉语和傣语的接触,看看能否在活的语言接触中得到一些结论。

早在读硕士期间,我经常和徐先生及我的师姐王洪君女士讨论语言变异和语言结构的关系问题,他们有关语言变异、方言间的叠置式音变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一基础上,我才有条件从结构、变异、社会条件的关系方面考察语言接触的微观机制。

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张文勋先生、李子贤先生及云南大学中文系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的调查先后得到云南省教委几个课题的资助,这些课